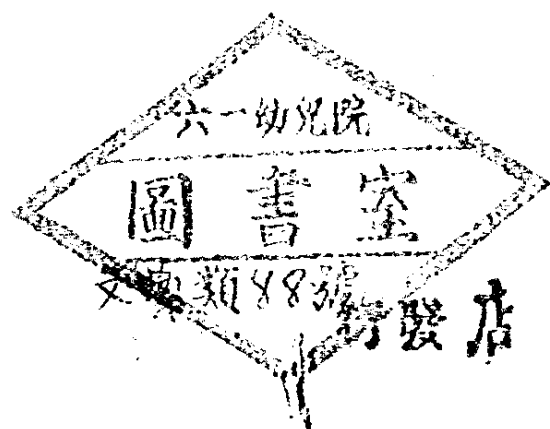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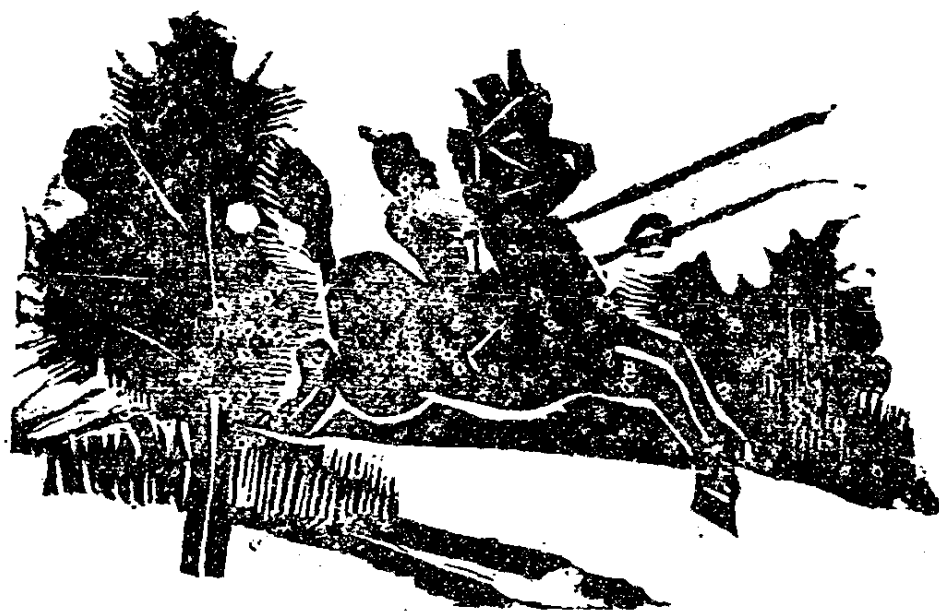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英雄



太岳新華書店發行

本店出版新書

劇本：鬥爭惡霸牛萬年

高 申 媽

擁 軍 喜 報

受 苦 人

蘭 英 血 頭

鼓詞：黨 費 証

時事：反內戰反賣國讀本（通俗）

粉碎蔣介石的進攻

其他：蘇 聯 紀 行

不走正路的安得倫

太岳新華書店啟

小

英

雄

目

錄

小英雄

在一條小胡同裏

膽小的孩子

小六兒的故事

圖
村

懶
帽

小英雄

村公所值日的接到上面村子轉來一封信，還馬上送到柏峪村八路軍二營營部去。可是轉信的男子都下地去了，還沒回來，找不到適當的人送去。

這是一封緊急的信，不敢就談。

四喜子看值日的到東家，到四家，都叫不到人，急得滿臉都是漢珠子。他走上去問：

「做啥呀？」

「找人送信，一封急信。」

「我給送去。送到那兒？」

值日的低下頭來看看他，四喜子只有他一半高，是的，四喜子今年才十三歲呀。想了一會，才說：

「路倒是不遠，——拍嘮，只有四里路。」

「好，我送去。」

「兒童團長，在道上可不耽玩，要跑的去，是委緊公事哩！」

四喜子點點頭。他當了一年半兒童團團長，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，一散學，十幾個兒童團員在一塊，拿着棍子，拿着木刀，刀柄上圍着一塊紅布，跑到河灘上，十幾人就分到兩邊，散開，響通倒在河灘上，拿着小木頭棍子向對方放，嘴裏叫着「堵堵堵——」



805961

打回海邊去了。

一邊打着。一邊用兩條小腿向對方爬過去，爬着爬着，一德伙便接近對方，嘩的一聲，跳起來，衝過去。假裝日本鬼子的對方，垮了，把日本鬼子俘虜過來，帶到一塊大石頭面前，四喜子儼然像一個法官似的坐在石頭上審問：

「你這個小小日本，爲什麼要欺負中國……」

有時候四喜子玩得把戰鞍跌破了，他也不在乎，連哭也不哭一聲，抓一把土往上面一按，又玩開了。

四喜子雖然才十三歲，可識了一肚子的字。村頭的白牆上，寫着那一大片字：什麼「國民公約」呀，什麼「自衛隊六大紀律」呀……他全認識，唸起來，嘩嘩地，一點也不打嗝！他接過書，拔起腿來，像一匹小馬駒似的，就跑開了。這一片的小溝小道，他可熟識得很，別人到柏榆村要四里地，給他走，不要走一里路就到了哩。他知道二營營長住在李老財的院子裏，一口氣跑進去，氣喘得像一口風箱似的，呼哧呼哧的。營長看完信，要留他吃飯，他不肯，心裏想：

「八路軍打日本，保護老百姓，給他送封信，還要吃飯，哼，這才是不要鼻子哩！」

他連水也沒喝，就往回走了。心裏覺得無限歡喜：今兒個又「抗」了一次「日」了。什麼時候，要能弄一挺真槍，打死一個日本鬼，你說，那多麼好呢？四喜子玩木槍玩膩了，傳說：

「木槍不好玩，假的。」

可是四喜子還沒有一隻大槍高哩。

穿過一條放羊的小道，走出一片桃樹林裏，聽見啾啾啾的聲響，好像那許多人在

急，講話同吵鬧一樣，嘩嘩地，四喜子一句話聽也聽不懂。這是誰呢？他邊走邊，邊拍胡頭來看——

嘿，好傢伙，山坡那兒站著數不清的人，盡是戴鋼盔穿皮鞋的日本鬼子。

這是日本鬼子一支輕裝快速部隊，不到二百人，企圖奇襲老柏峪村的二營營部。他們來時，走的全是些放羊的小道，秘密運動，誰也不知道。正是因為走的是小道，鬼子道不熟，走錯了，站在山坡那兒，有三四條道，鬼子迷團起來，不知走那一條。正在苦於沒有辦法的時候，鬼子遇見了四喜子，其中一個馬上就跑過來，四喜子沒來的及跑，就被抓住了。

那個鬼子把四喜子帶到一個當官的面前，當官的狞笑地問他：

「柏峪村的開路開路……」

四喜子一看見日本鬼子，不由地就冒火了，他撒開腿來就跑，可是三步也跑不動，原來他的手被鬼子抓著哩。

天快黑了下來了。鬼子心裏很急。晚了，怕走漏消息，不但是襲擊不到八路軍，說不定要被八路軍包圍哩！那個當官的變出一副和善的面孔，小聲地說：

「你的柏峪村的開路開路。你的明白？」

他不理鬼子。鬼子比手劃腳地告訴他，叫他帶路到柏峪村去。他說不知道，鬼子問他剛



才從什麼地方來，可把他問住了，想了半天他才答上來：

「從我們奶奶家來。」

奶奶家在什麼地方呢？四喜子堵住嘴了。當官的猜出他一定知道去柏磯村的道，怕是不敢帶，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偽鈔來，在四喜子面前這麼一擺，說：

「你的柏

磯村的開路，
我的縣銀券的
給。」

四喜子知

道八路軍就住
的柏磯。如果
把鬼子帶去，
那八路軍會吃
虧，還怎麼能
行呢？他搖搖
頭：

「我不要
你的錢，我不
帶路！」

這一句話



「錢，鬼子都急起來了。大夥說：

「你的不帶路，攔拉攔拉的！」（註）

一見鬼子用刺刀對着他的胸膛，

他一點也不含糊，大聲地說：

「國民公約……」

當官的鬼子以爲他說出去的道呢，彎下腰來，凝神地聽，問他：

「什麼國民公約的？」

（註）即要處死之意。

「國民公約第十三條」，四喜子說到這兒，嗓子放大了：

「不給敵人和漢奸帶路！」

那個鬼子一刺刀把四喜子挑了，血，從亮晶晶的刺刀上流下來。這個不屈不撓的少年英雄，倒在地上，將近二百個鬼子，對他卻一點辦法也沒有。鬼子在山頭上找來找去，到天黑才找到去柏峪的路。可是，當四喜子在山坡上大聲叫喊的時候，二營哨兵就發現敵情，營部馬上轉移了。鬼子撲個空，在回來的路，却遭到八路軍的伏擊。

在一條小胡同裡

小拴拴把這一次在城裏的情形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完了之後，青抗先劉隊長指示他一些辦法，然後拍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說：

「這一次，你再去，一定能成。」他想了想，「不過你要注意四周圍有沒有鬼子，講話可不那麼讓鬼子聽見了。」

「劉隊長，朝你說的，讀鬼子聽見了！」小拴拴用小手掌在自己脖子上砍了一下說：「要殺頭哩。」

「你多問一問程文具家裏的情形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第二天小拴拴又進城去了。小拴拴的家就住在城外七里地的一個村子裏，奶奶家住在城裏，過年過節，小拴拴常跟媽媽到奶奶家去玩。大了，也就自己跑進城裏去玩。小拴拴雖然早總下孩子，却是在城裏長大的。城裏的路，他很熟悉，像是熟悉自己的手指似的，那個地方高，那個地方低，全知道。自從鬼子佔了縣城，他這才少到城裏去，——要買點東西，看看奶奶，才進城去。奶奶喜出小拴拴，她說：

「你別看小拴拴才十二歲，可是一塊好材料哩，心眼兒靈活透了，眼睛眉毛鼻子一動，小主意就出了。」

是的，奶奶對他的讚美，確實一點也不誇張。

小拴拴一走到城門口，他就恭恭敬敬地向鬼子和偽警備隊敬了一個禮，鬼子高興極了：「支那的好孩子。」

他才十二歲，是不要良民證的；也沒檢查，就很容易地進了城。他沒到奶奶家去，向西一拐，通過一條嘈嘈雜雜的大街，就走進一條僻靜的小胡同。伏出胡同口，他的步子便慢下來。他伸出小腦袋向那邊探望了一下：

嚇，他在那兒呢！

他就是程文具，城裏的偽警備隊，每天在這一帶站崗。程文具滿肚子心思似的，低着頭在那兒踱來踱去。

小栓慢慢走去，還沒走到巷口，就被他發覺了。他看見小栓，突然愉快起來，還過去，小栓搖了搖頭，兩隻手把小栓舉在高空，猛的又放在地上，撫摸着小栓的小下巴，說：

「你又進城來玩哪！」

「喂。」小栓向他過頭來，向四面望望：沒有人，胡同裏連聲音也沒有，靜靜地，只有兩隻鴿子咕咕地飛過去。他放下了心，問：「叔叔，我問你一件事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肯不肯告訴我？」他望着程文良的臉。

「肯。」

「你是什麼地方人？」

「我——是東北人。」

「東北？」小栓歪着這兩個字的意思：「東北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東北啊，可遠了哩，從北平天津過去，在山海關那邊，……」

「是不是中國地方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你不是中國人嗎？」

程文良好像給他刺了一下，有點慚愧，不好意思的說：「當然是中國人嘛。」

「中國人爲啥當漢奸呢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程文良有點生氣了，但看到站在面前的是一個小孩子，氣也就消了，可臉卻紅了。他默默地注視着小栓，許久答不上話來。

停了停，小珍搶先問：

「你家的人呢？你有爸爸媽媽嗎？」

「在關外，九一八事變那年，我爸爸不肯給鬼子幹活，叫鬼子打死了。」他又想起那次鬼子到各村叫去修汽路，爸爸不肯去被拖到汽路那兒的時候，還是不肯修，就叫鬼子把衣服剝下，活活打死了。」

「你不想爸爸嗎？」

「想——」他眼眶有點潮潤了。

「鬼子打死你爸爸，爲啥還給鬼子做活呢？」

「鬼子抽壯丁，不來不行——唉，你，你不要再說了。」

他越說，頭越往下低，好像不好意思見人似的。這時候，恰巧有個賣菓子的走來，看着他們兩個人，好像有什麼事的樣子，就很快地走過去了。

程文良懶散地把肩上的槍放下來，忽然覺得給鬼子借這條槍，在他是莫大的恥辱了。他很想馬上把身上那套偽軍備隊的衣服脫下，但脫下來，當時又沒有別的衣服好穿。

「你們吃什麼飯啊？」

「小米。」

「日本鬼子呢？」

「吃大米。」

「日本鬼子吃好的，你們吃壞的，日本鬼子穿好的，你們穿壞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程文良不想再告訴他更多的事了，自己心裏很難過。吃壞穿壞的還不要緊，鬼子斷不助還打爲軍哩。鬼子要是做錯了事總往偽軍身上推；受了上級的气，就向偽軍身

「上頭沒。鶴軍在中國人面前抬不起頭來，在日本鬼子面前也抬不起頭來。這些事，他都不願意說了。」

「不要再講了，小栓栓，你給我唱一個歌聽吧。」我想聽一個歌，解一解心頭的悶。

「唱個什麼歌呢？」

「隨你。」

小栓栓抬起頭來向後面望望，沒有人，家家戶戶的門都關得嚴嚴的。他就唱了：

……九一八，九一八，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，

脫離了我的故鄉，拋棄那無盡的寶藏，

流浪，流浪，整日價在關內流浪。

那年那月，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。

那年那月，才能够收復我那無盡的寶藏……

程文良蹲下腿來，一把掩住他的嘴，用着哀求的聲音，說：

「你不要再唱了。」

他堵着小嘴：「你不是教我給你唱一個歌嗎？這個歌還沒有唱完哩，你就不教我再唱，我不同你玩了。」

天空低低的，像一張銀灰色的紙，蓋在小胡同的上面。沒有風，好像要下雨的樣子，問的程文良心裏不舒服，透不過氣來。他望着小栓栓，說：

「你唱吧，不過，不要唱這個歌。」

「你不歡喜這個歌嗎？」

「我喜歡，我聽過了。」



「要唱什麼歌呢？」

「唱個——」他也不知道有什麼歌好唱，只是想唱一個快樂調子的歌，好忘卻心頭的苦悶。他又想了想，還是想不出來，就說：「唱一個抗戰的歌吧。」

「讓我唱完嗎？」

「讓你唱完，可是要唱個好聽的。」

小栓拴想起昨天青抗先劉隊長教他唱的那個歌，他剛學了沒多久，還不熟練，壓着嗓子，激昂地唱道：

「槍口對外，

齊步向前；

不打老百姓，

不殺中國人……」

「這是什麼歌？」

「我還沒有唱完呢？」小栓拴停下來，反問他。

「好，你唱吧！」

他接下去唱：

「擁護中華民族，

永做自由人！」

程文良流淚了。小栓拴心裏有一點發慌：這可怎麼是好呢。他扯扯程文良的衣裳角，

「叔叔，你哭了！」

程文良連忙用手帕拭乾了眼淚，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我沒哭，我的眼睛痛。」

指著程文良的眼睛，他更正地說：

「不，你騙我，你哭了，眼睛還紅哩！」

「我不想當僞軍了。」

小栓伸出食指和姆指來一比，說：

「你當這個好不好

，我喜歡你，我天天和

你玩。」

「八路軍不要我，

我不好意思過去。」

「不，要你去，還

歡迎哩。我家裏就常常

看八路去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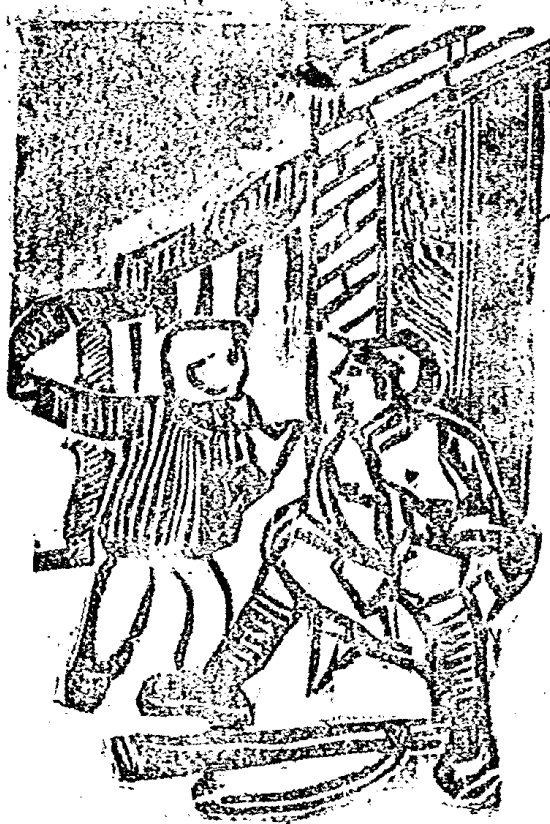
小栓告訴他許許

多多八路軍的情形，程

文良不流淚了，微微的

笑了起來：

「好，還有兩個弟



兒，也想過去呢！」

他們約好第二天黃昏，在城外二里地一大柳樹下面等候。小栓栓把這個消息飛快地帶回去，告訴劉隊長他們。第二天黃昏，三個帶槍的偽軍，被八路軍熱烈地歡迎過來。從此，三個偽軍的槍，都掉過來對着日本鬼子了。

溜馬的孩子

「大伯，還有多遠哪？」

「咱們歇歇，再走吧。」

大伯把肩上的行李捲，輕輕地放在地上，問牛兒：

「你累了吧？」

「不累。快到八路軍的地方了吧？」

「你這孩子，真是個子，一進山都是八路軍的地方啦。」

「那我們快看八路軍了！」牛兒從心裏高興起來，他約家在敵佔區，原來家裏的光景，還可以馬馬虎虎混過去，自從鬼子佔領了之後，今天修路，明天挖壕，顧不上下地，又要繳這個捐呀，那個稅的，光景就一天一天壞下來了。牛兒想鬼子恨透了，就想當八路軍打鬼子，可是媽媽不讓，他才一歲，太小了，怕八路軍不要，而且家裏人手也少哩。牛兒年紀小，本事可不小哩——會放牛，會騎馬，還會騎自行車呢？

這時，村裏的莊大伯，也想到八路軍那兒去，他給媽媽說，媽媽還是不肯，他忍不住哭了，媽媽看留他也留不住，就答應他了，叫他到八路軍那兒去學好，沒事回家來看看，有個

人就常相信。

牛兒聽見媽媽答應了，高興得跳了起來。就這樣，他跟胡大伯走進了山裏。

他們兩個人在路上休息了一下，又站起來走了。

他們不知道鬼子在山裏開始「掃蕩」哪。在他們面前五里地一個村子，就駐紮了三百多鬼子。

不知不覺地，他們走進了那村子，他們正低着頭往前走，背後突然伸過來一支手，把胡大伯抓住了。胡大伯嚇了一跳，行李担子掉到地上了。他回過頭來一看：你猜是誰？原來是日本鬼子的哨兵。

哨兵把他們兩個人帶到村子裏。鬼子硬說他們是八路軍的探子，總不相信他們是逃來的難民。胡大伯脫下衣服，解開行李叫鬼子檢查，鬼子也還是不相信，說他們是化裝難民的探子。在鬼子面前是有理說不清的。胡大伯叫鬼子聽了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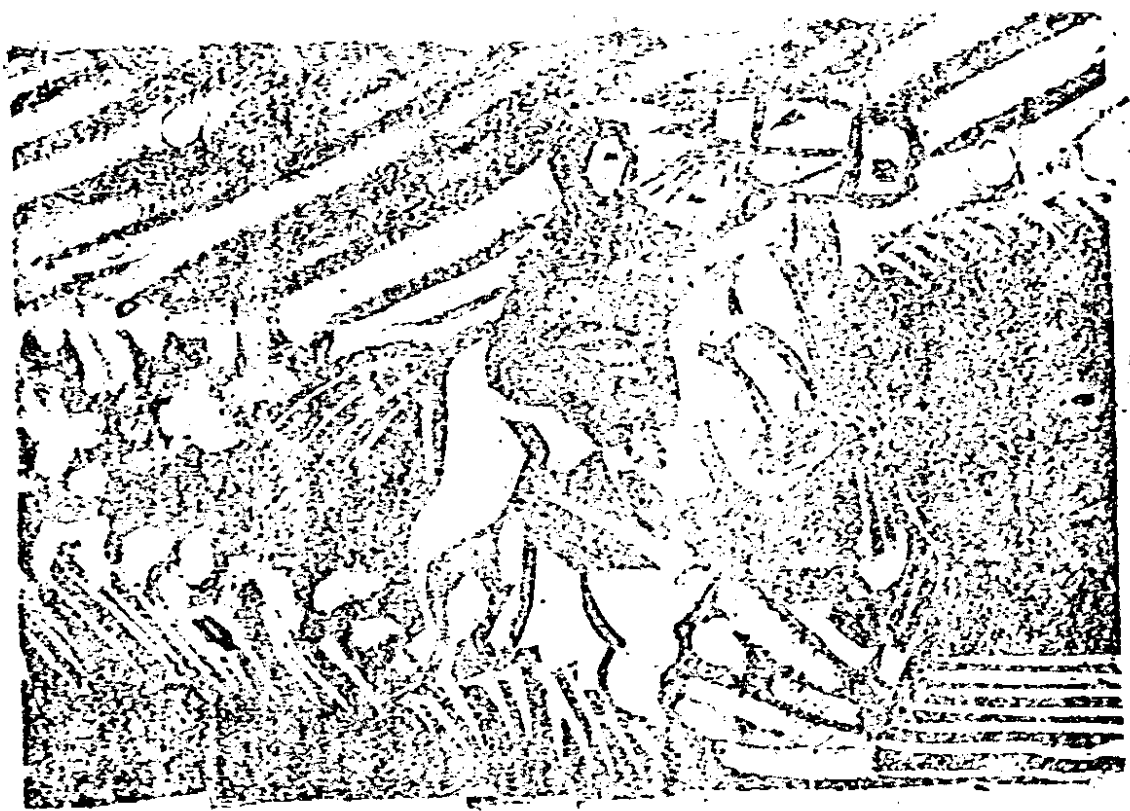
牛兒却沒罷起，他年紀小，鬼子很放心。牛兒不安地，在村子裏走來走去。

村子裏坐滿了鬼子兵，亂嘈嘈的，村口上拴了有一百多匹牲口，有高大的洋馬，有騾子，有驢子，——鬼子走了許多路，很疲勞，都坐在地上休息。牲口也累了，身上潮濕的很——流汗了。

鬼子看見牛兒，就叫送火柴給他旁邊的人，牛兒送了，一個鬼子叫牛兒端一碗水過來，牛兒端過去了。……

鬼子還覺得牛兒是個大大的好孩子。

牛兒走到村口，村口有一株大柳樹，樹下有個鬼子在溜馬。鬼子看見牛兒，就遞給牛兒兩匹洋馬。叫他騎。他接過馬繩繩走了。



鬼子很高興，走到許多鬼子當中，抽紙煙去了。

牛兒牽着馬，從驢馬羣裏，一步步走出來，走着走着，就遠了，他回頭看看鬼子在望着他呢！他又把馬溜回來，快到村邊時，再掉過頭去溜。走出約莫有半里多路的樣子，他又回過頭去看：噫，鬼子都圍在一堆，聊開天了，沒人注意。他找了一塊高石頭，一傢伙就跨上馬，把那匹馬折了，拉斷了兩下韁繩，馬就放開腿，跑去了。

一聽見急驟的馬蹄聲，鬼子發覺了。一個鬼子抱着一挺機關槍，就向牛兒打去：格格格……

牛兒會騎馬，洋馬會跑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就跑得老遠老遠了，一顆子彈也沒碰到牛兒。

他一口氣足足跑了十五里路。馬乏了，他也累了。拉緊韁繩一看：山口上一個人緊緊對着他，放高聲管，叫他站住不准

動。

牛兒心裏想：這一次可完蛋了，——碰到鬼子，問出來，帶着他們的馬，那還不是給他一刀，格鏢一聲，腦袋掉下來；以後就再也看不見嬌嬌了，也看不見八路軍了。他想掉過馬來往回跑，可是這一段路太狹，不容易很快轉過去。

正在他想的時候，那個拿槍的人走過來了。他定了一定神，仔細一看：哦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要找的路軍的尖兵，因為牛兒來的方向有敵情，尖兵怕是敵人，所以叫他站住。

牛兒把經過告訴了他，最後說：

「……我心裏想，騎上馬好投八路軍，就碰到你了。這個馬，我送給八路軍。同志，我想——」

「你想什麼！」

「——想當八路軍，打鬼子，你答應我嗎？」

尖兵一把把他抱在懷裏，感動地說：「好！」

牛兒當了小八路，把那個村的敵人馬匹數目報告給了營長。營長本來已知道一些情況，但還不够確實，尤其是敵人的兵力。這一來，他的報告幫助營長下了決心。一會工夫，牛兒就和八路軍一同出發，襲擊那個村的敵人去了。

小六兒的故事

小六兒今年才十二歲，可是最近變得像大人一樣了，走起路來，頭抬得高，小手，低着，小腳，規規矩矩，一舉一動，都是規矩，那一隻隻細長的眼睛，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每當哥哥從地裏回來，開飯的時候，他總是說肚子不餓，吃不下去，只吃一點點。本來，小六兒在村裏，是活潑活潑的小孩當中的一個，怎麼一下子變成這個樣子呢？家裏人都奇怪了，哥哥擔心他，別是病了。小六兒的身子，腰可結實呢，像一條小牛犢，成年四季，不生甚麼病的。

那麼，是爲了什麼呢？

他每天想着嫂子。一個月以前，老陽快落土了（註），嫂子一個人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，拍鞋底，正想進去做晚飯，一個矮矮胖胖的小日本鬼子，穿着一雙大皮鞋，窸窣地走進胡同來，胡同裏一個人也沒有。那個小日本鬼子下面，堆着一段黑須須的鬚髯，睜着一張大嘴，露出一排牙齒，只是望着他嫂子格格地發笑。嫂子知道事情不好，站起來，打算往裏走，可是那兒來的及哩！一把叫那個小日本抓住了，直往地裏拖——就在村外的窩鋪裏，嫂子叫八個日本鬼子強姦死哪。

那個矮矮胖胖的小日本鬼子，村子裏的人，給他個綽號叫做「大塊頭」。「大塊頭」就住在村外三里地的崗樓裏，誰們也不敢得罪他。他喜歡喝酒，喜歡「花姑娘」，還喜歡錢。他三天兩頭從崗樓下來，到附近的村子裏去。到那個村，那個村就該伺候了。

東流村一帶給日本鬼子佔領了，就變成了「愛護村」。村外邊不到半里地，就是一條汽

路：汽路那邊不多遠，是平漢鐵路，東流村變成「愛護村」，小學堂的教書先生換了，連課本也換了。從此，小六兒就不上學堂了。他說：「中國人，不念鬼子書。」

他就蹲在家裏，拾拾糞，做點雜事。晚上哥哥在菜油燈下面，教他識字，嫂子最喜歡他了，給他做飯，給他做衣服，還陪他玩。忽然間嫂子叫日本鬼子弄死了，你說，他怎麼能夠不傷心呢？

他要給嫂子報仇！

可是他才十二歲哩，大長的也不過三尺高，既拿不動刀，也拿不動槍，用手打「大塊頭」吧，手又小，胳膊又細，不頂事。他想用石頭，這也很困難：小石頭打不死日本鬼子，大石頭倒是可以打死人了，他又却拿不動。他又想用手榴彈炸死日本鬼子；他問過人，手榴彈怎麼扔法，人家告訴他很容易：只要一拉發火緒轟的一聲，便炸開了，一下子可以炸死七八個人。但是手榴彈呢？他沒有。村裏秘密游擊小組倒是有，然而不會給他——十二歲的小娃娃，要手榴彈做什麼呢？

這怎麼辦呢？

小六兒睡覺，吃飯，拾糞，都想着這件事，從來也不跟人說起，只是自己悶在肚裏想，想不出好法子，就愁眉苦臉的了。

「大塊頭」仍然常常到村裏來，口袋裏裝着從別的村子裏搶來的糖，一聽見小六兒，總摸摸他的小光腦袋，掏幾塊糖給他吃，逗他玩。他板着面孔，不理「大塊頭」，一溜煙地跑了。跑進胡同，拍的一聲，把糖都扔到地上。對糖上面吐了幾口唾沫，用小腳丫子把它碾得稀巴爛，狠命地說：

「誰吃你的糖，是小漢奸！」

有人從汽路那邊來，他們說到邊有地雷，炸死許多兒子。鬼子最怕這個。他於是打定了主意。他和村裏的小孩，帶着木棍，蕪叉，到汽路上去玩。

汽路，像一條長到看不見頭的死蛇皮，彎彎曲曲的躺在那兒。路旁邊是一片野墳，上面長滿了亂七八糟的野草，開着一朵朵水紅的大碗花。汽路上，靜靜的，一個人也沒有。走到路邊上，小六兒對大家說：

「走，咱們玩去，堆土堆。」

「好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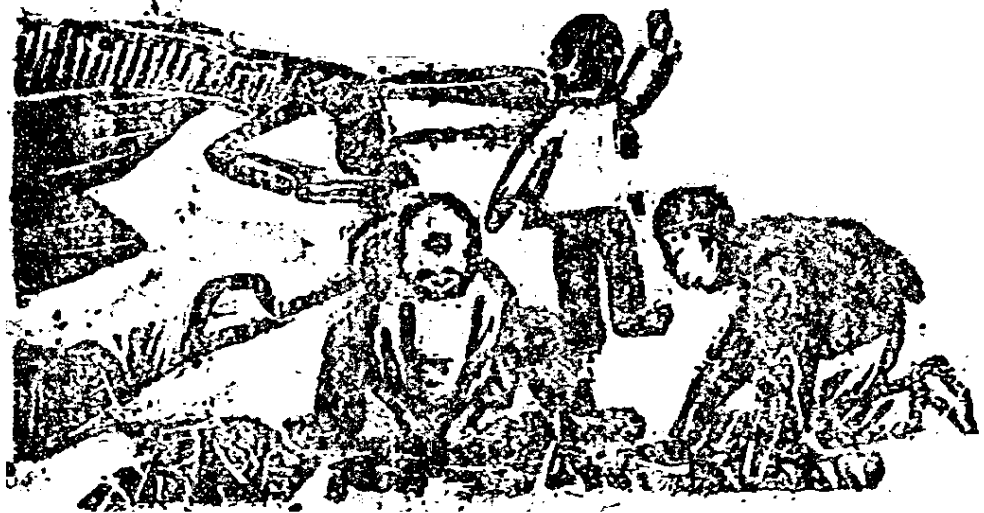
八個小孩，一窠蜂似的，舞動着木棍蕪叉，一蹦一跳地，飛奔去了。

「怎麼玩呢？小六兒。」小球兒隨着一對魚眼問。

「看我的。」小六兒一屁股坐在汽路上，兩隻小手直往地裏刨，刨呀刨的，刨了個大窟窿，窟窿旁邊堆滿了一團潮濕的鬆土。他把鬆土又推進窟窿裏去，土鬆了，多了，窟窿不下，就露在地面上一大堆。他把土堆弄得圓圓的，鬆鬆的，像一個大饅頭。他拍拍大饅頭說：

「好了，不要動。」

大饅頭在那兒，斯斯文文的，一動也不動。大家都動起手，照他那個樣兒做，東一個西一個，就像路邊上那片野墳似的，散落在汽路上。



小六兒想起九路軍埋伏正路上打鬼子的情形，他把大家都叫回來，把木棍、鋤叉放在墳後面，遠遠看去，墳上只露一點頭，他們全躲在野墳後面，誰也不跟誰說話。

大約有一袋煙的工夫，汽路那頭烏烏的響，遠遠地十二輛汽車開來了。司機的看見路上一堆堆新土，不敢往前開了，嚇得大聲叫了起來：

「地雷，地雷！」

坐在車上的鬼子都跳下來了，向前走去，可是走到半道上就不敢走了，怕中地雷。鬼子四面望望，一個人也沒有。其中一個鬼子看見墳頭上露着槍筒，斷定準是八路軍在打伏擊，他驚慌地叫道：

「八路！八路！」

所有的鬼子都上了汽車，一個鬼子抱着一挺歪把子，打了兩梭子子彈，却得不到反應。小六兒他們藏在墳堆後面地上，動也不敢動。

鬼子斷定：準是八路軍埋好地雷，匆匆忙忙的走了的狡猾鬼子又跳下汽車在土堆一帶再仔細看了看，周圍畫了一個圓圈，插了一塊木牌，上面用粉筆寫着：

「地雷！危險！」

十二輛汽車，停了有二十多分鐘，終於還是不敢



開過去，都回來了，叫工兵來起地雷，工兵來了，起出來不是地雷，而是土；恐慌的鬼子相互面面相覷，悻悻地走了。

從南面開來一列兵車，空隆隆地開過平原去了。

小六兒在回家路上心裏想這次鬼子一個沒死，不算數。

第二天下午，「大塊頭」喝得醉醺醺地又走進村來了。他見了村子裏的男人就打；見了女的就摸摸捏捏嚇得女人都關上門，躲了起來。小六兒到廟上叫小球兒他們，又一陣到汽路上玩去了。

小六兒手裏擎着鐵叉，肩上揹着鐵筐，一邊拾錢，一邊想：怎樣弄鬼子一傢伙？走着走着，就走到鐵路上了。他一個人坐在賊亮的鐵軌上，只發楞。想起那天過的一列火車，火車裏坐的全是鬼子兵，他的小手比比劃劃地擺弄着，心裏忽然亮了。

他回到那片野墳那兒，叫大家把鞋脫下來，小球兒也脫下了鞋子，他歪着腦袋問：

「這個幹啥呀？」

「你別問，我給你變個戲法，可好玩呢！」小六兒自己也脫下來，他手裏擎的一共五雙，高興地說：「你們把眼睛閉起來！我叫你們看，你們再看！」

大家都把眼睛閉起來，閉着，閉着，閉了好半天，也不聽見小六兒叫，小球兒問：

「好了沒有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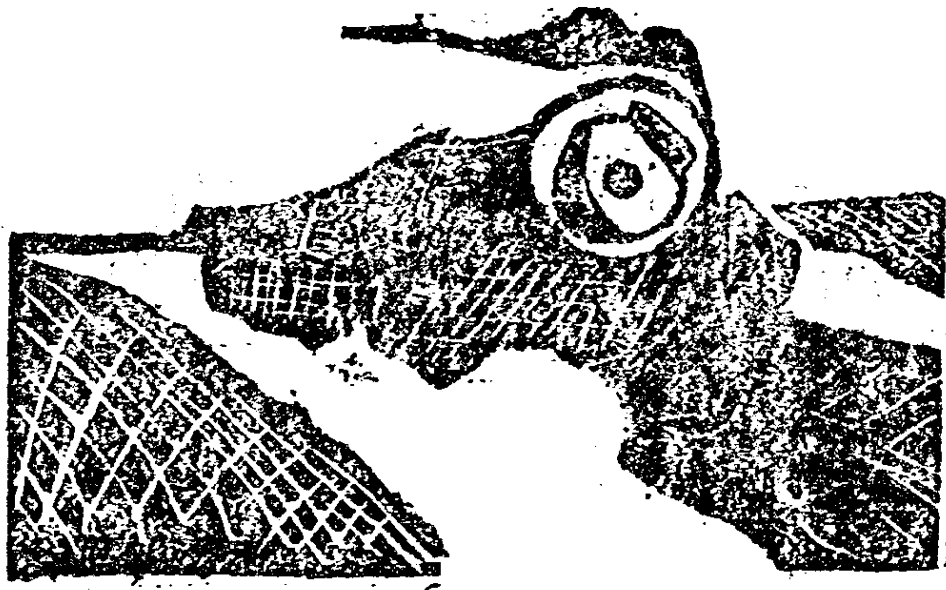
沒人答他腔。他又說：

「你再不叫看，我自己要睜眼睛看了！」

還是沒人答他腔。他睜開眼睛來一看，嚙，小六兒不見了。

小六兒跑到鐵軌高坡那兒，瞭望四面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他把鞋子一隻一隻放在鐵軌上，

堆成了一個小斜坡，用棍把它捆着，用手推推，很穩，白光着脚丫子，「巴」巴地跑開了。



「你把咱的鞋子，拿去幹啥鬼把戲了？」小六兒問他。

他擱着幾筐子，沒答他，只氣喘喘地擱着後面的鐵軌說：

「快走，快走，鬼子追來了。」

大家撇開脚丫子，像一羣小鴨子似的，「巴」巴地跑開了。

天，牛黑了，快不見了。

跑到村邊，「大塊頭」還在村裏喝酒哩。

小六兒告訴大家說：

「那些鞋子，我都墊了鐵道了，一會火車走到那兒，一邊高，一邊低，鬼子的火車，走到那兒，你看！」他自己做了一個傾斜的姿勢，「一歪，就會跌下坡去了。」

小六兒裝的可像哩：自己真的跌倒地上了，大家都拍掌笑了：

「呵！」

說着話，天就黑了。從南面開來一列火車，

上面坐滿了鬼子兵。車子開的快極了，簡直像一陣風似的，嗚嗚地跑。一霎眼的工夫，就不見了。開到高坡那兒，一邊高一邊低，轟的一聲，火車翻了。摔死了七個鬼子，有十八個鬼子受了傷。這消息，像風一樣，當時就傳遍了各村。

小六兒聽到的時候，一個月以來他的小臉蛋上，第一次浮上了快慰的笑容。

（註）老陽落土，即太陽落山之意。

園村

天快亮了。

冀中平原上的一個村莊，外邊給一百二十多個鬼子包圍住了，在等待天色完全放亮。……

村子裏的人，還不知道哩！

這次敵人圍村，運動很秘密，行動也很專，他們離村一二里地的光景，就包圍上，然後慢慢接近村子，離村子快到半里地，就停下來了，天快亮的當兒，才又往前進。

這時村裏的游擊小組才發覺，可是已經遲了：村子給包圍得很嚴密，真是連一滴水也漏不出去。

園村的消息在村裏傳開了。做到二虎子家時候，二虎子還睡在炕上打鼾，可把媽急壞了，並不是怕二虎子怎麼的，二虎是個十一歲的小孩子，村裏人，不在乎鬼子搜查。怕的是老王。老王是區上的民政助理員，前日個黑間，到村子裏來開村幹部會的，沒走，就住在二虎子家裏。

「老太太你家有地種嗎？」老王問。

「沒有，要有早說了。」二虎子的媽說。

「有什麼地方藏一藏嗎？」

「沒有保險的地方。」

老王拔出藏在腰間的小手槍，想衝出去，但怎樣能衝出去呢？二虎子的媽沒讓走，想了一個法子：

「老王，這樣好了，你裝病，躺在炕上，鬼子來了我就掩護你，一混就過去了。」

老王同意這麼辦，剛蓋上被，還沒躺下去就響了。村裏霎時混亂起來，人聲嘈嘈雜雜的。一會，忽然又平靜下去了，只聽見街上沙沙的脚步聲，和日本鬼子的叫喊：

「出去，出去，統統都出去！」

二虎子在門縫裏看見：每家的人，男女老少都叫鬼子趕出來了，像是趕廟會似的，亂哄哄的，一個個走。

二虎子心裏急了，臉紅的像個柿子，對媽說：

「更叫出去哩！媽，老王……」

「老王，說是他有病，咱們不出去。」

但是不行，鬼子敲門了：有病也要出去。

全村的人都集合到場子上，鬼子叫男的站在一邊，女的站在一邊，小孩子又站在一邊，大家只好都照着指定的方向站下。場子四圍都站滿鬼子，閃着明晃晃的刺刀，鬼子兩頭放槍，挺機槍。

大家不知道鬼子要幹什麼，都不言語。手槍人站在場子上，擠的滿滿的，却一點聲音也沒有。只有早起的各色各樣的小鳥，在空中飛過來，飛過去，吱吱噪噪的叫着。

高標

本店出版新書預告

翻身（通訊選集）

熱風及其他（通訊選集）

爛牛肉（劇本）

財主請客（劇本）

水推長城（民間故事）

李有才板話

中國地理概述（上冊）

農村應用文

莊稼雜字

羣衆歌集

七勇士（話劇）

順喜翻身

向着八路軍

担水前後（秧歌劇）

勇敢的人們（蘇聯小說選）

呂梁英雄傳（上冊通俗小說）

婦孺衛生常識

國民黨統治區的黑暗種種

以上書誌正在排印中不日出版

太岳新華書店啓

